

167

寶通

白裴崔韋二李皇用三列傳第九十二

唐書一百六十七

端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直學士

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奉 敕撰

白志貞者本名珣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
弼硜硜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張下議代宗
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為
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名各有所建白善
窺伺帝指故言無不從從符奉天以為行在都知
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

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姦貶恩州司馬養播州
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為果州刺史宰
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為汜水尉賊陷東都
去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
士盧杞秉政引為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
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為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
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為昭應令與尉交
誼所昧京兆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
延齡卒遂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

會班宏下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鑄
取宿姦老中與謀以周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
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
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二百萬緡為
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
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
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
吏負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為
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
陸贄等以為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墮葦地數頃

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方數百頃願以為內
廩牧地水其草薦與苑廩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
曰富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
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季充請之官延齡証其
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
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
務殷官自有較者比天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
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
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默念易之未
能也延齡曰宗廟者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

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慙曰本分錢奈何對曰
在經誼禮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
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
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等寺四夷用
十一為有贏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為百官
稟料殮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
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為朕言之
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
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八帝曰吾聞開元時近
山無巨木求之岷嶺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

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
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
信重極論其諫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媚愈益厚延
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旬獲乾蔥二千
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賞故上之興作
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奎所入
獻還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救索弗讎其直名曰
和產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
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嚴有御史以監董之則
費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括糞土得銀十二萬兩

總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
敷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絲之不為治此乃
侵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
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
滂京兆尹李元司農卿李鈺皆指延齡專以儉偽
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
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
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政弛中而神策軍訴
度支不賦殿芻者天子威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
等朝廷震恐延齡又補充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

充沒官錢五十萬然以餌結權士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國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是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司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寃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利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

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謚曰緣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賢末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齡進見不敢出一

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卧家又賜
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
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沒
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
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
渥至贈太子太傅諡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敏言悟
工為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
為浮屠已而復冠游西韓混表試校書郎進至四
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與

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
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越渠牟有口辯雖於三
未究經義者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祕書部進詩
七百言未決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
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自歲中至諫議大
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在
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其渠牟為人佻躁忘
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儉巧中帝意亦有
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
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

史皆自惟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
運王紹宗實稟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佐人主延齡
實臣實姦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無張恩勢
以動天下召崔二十茅山超鄭隨布衣至補闕引
醴泉令馬伉為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聽
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權
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謚曰忠所論書
其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將王惲孫始補寧一府東閣祭酒權累
監祭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昭府由工部郎中為
長安令政頗脩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
運於瀚為卑行而不禮訟者以瀚怒辱諸朝齊運以
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為河中尹晉
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雒書夜
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
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奔城
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長安城保
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承源遂不事齊
運怒梓辰之死於廷遂家告免御史大夫崔縱請
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為朋

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論諫宜御史後得羣署章
以効然卒不直遂寃父之大蝗旱齊暹不能政乃
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閑殿宮苑使進至禮部尚
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
無學暗于大體第以寸言何匝而已嘗薦李綱為
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為湖州刺史人言其
贓帝置不問齊運卧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
遣使即家咨逮晚以妾為妻具冕服行禮士人出
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陰仕嗣曹王皇弟署江

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阜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
阜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志怒欲殺之夜縋亡
歸京師累進司農知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
而慢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早關輔飢實方務聚
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訴
曰歲雖早不害有秋乃峻責相調人窮無告至徹
舍粥萬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為俳語調帝實怒奏
賤工謗國帝為赦之或言古者賢諫箴諫雖詆諆
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實
當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鉤青袋者實怒

奏播為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今李眾誣逐度州
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
若比公卿為讒短遷斥者甚眾專橫警色見顏間
摧德喪為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
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
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託實公詰曹劾請趙
宗儒無所畏切詔書蠲人通租實格詔固斂畿民大
困官吏皆被榜罰招取三十萬緡吏之貸豪黎毛輒
死按之無罪者復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
為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

相長史市人爭懷元石邀劫之實卿夜遁去長史
中相賀以赦令內移死號州

皇甫鏄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
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人之
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
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
於用度鏄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
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
鏄以吏道進既由聚斂旬刻為宰相至雖市道皆
出之山雀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

論鑄錢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
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
關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
其心也若相鑄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
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
樂鑄與程早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除佐所欲又賂
吐突承璀為與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為
朋黨不內其言鑄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
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
所餘詔度支評直鑄貴售之以給邊兵故贈陳綵

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鑄指
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鞞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
帝信之鑄銜度乃與李逢吉之狐楚台擠之出度
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勸正敢言後議帝號
鑄乃譖羣抑損微稱帝怒逐羣湖南鑄罷度又進
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
士柳泌浮屠大通為長并樂帝惑之穆宗在東宮
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鑄遷州司
戶參軍死其所泌者本揚仁書也習方伎道古為
于鑄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台

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
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為列聖亦有寵方
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
愛哉後不敢言必驅吏民采藥山谷間輟客音急
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放適去浙東觀察使捕得
鑄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必藥漫蹀怒
不常宦侍懼以試朋大通自言百五守歲鑄敗與
必皆誅初吏責必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
卒無它異鑄之與前坊州刺史班肅以營僚獨餒
於野朝廷議之擢為司封員外郎鑄弟舖字無婚

第進士鑄為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
言之鋪不悅乃求分司為太子右庶子鑄敗朝廷
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七十一少保公鑄能
文工詩為人寡言正色衣冠其不督世務
皆知名士著書數千卷

王播字明昇其先大原，又忽為揚州倉曹以
遂家焉播自所丁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
播起煥以二一上其等補整屋尉以善台獄印更
中丞丞一華為昭宗弟二陽一府以事去宋院
賂有司復且播多解其官廢行舊史事曾之京

此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指實不肯遷校
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
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或終課最實
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是喪解還除
駕部員外部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駭其
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
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為言
三輔不乏廩號州刺史李巽頤鹽鐵奏以副已擢
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
屬難漏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勸歲家馳獵近郊

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為
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治獄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
故大理議獄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馬口處重
輕判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一切於饋
餉播引程昇自副昇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
東財用以給軍費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
尚書稍以貲賄結官要中外以名言播薦皇甫鐸
及鐸用事更忌播而以名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
檢校工部尚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德宗亡逐鐸
播求還長慶初召為刑部尚書後領益鐵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
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无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
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西節度使仍
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
食播措斂不少哀民皆怨之然後事里港以便漕
引後賴其利敬宗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
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
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
勳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甲錫補闕某位某
數任拾遺李島讓辭廷老等見延英三播自邪

閔通帝左右狀帝冲開不以其言後領使天下
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
朝拜左僕射復輔政奏到太原郡公時章處厚當
國以獻賢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公進不其與
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播少孤
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天性勤吏職每
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齒者播反用為樂所嘗
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
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監獄嗜權利不
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為美余歲百高緡自

淮南還獻王塔十有三銀盃數千錢絹四丁萬遂
再得相云

起字季之少補授書郎監田尉李吉甫辟為淮
南掌書記以致中時御史入兼集賊殺直學三元
和未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敗游事歲中
第一錢微坐責季失實詔起之覆後起建三以
送宰相閱可不決後付有司認可議者謂起
職拜禮部侍郎李介叛去播俱上疏請起
討之立定其罪賜金紫拜湖南尹進吏部侍
播以僕射居

拜陝隴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
罪起言繁又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
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
土奏為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
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貧者
死神策士怙勢不從真干法繇是層積咸出民賴
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滑漢昭夏聯屬軍弗宗治起至部先
脩復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年李訓為宰相起門
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祿大夫復以兵部

尚書判戶部劄敗起素長厚人不少劄諫之止
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
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
兩願寬遂臣過惡又矩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
帝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
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
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
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起治正所得祿賜為
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口之以一月益仙韶院錢
三丁萬議者謂與玩臣入多可恥也起賴其入不

克讓武宗古為章陵國籙使東都留守不為吏部
尚書判太常卿帝惠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
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
伏其隆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夙儒素宰相秩別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
內外公國耆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
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
曰文懿喪遠命使立有弟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
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
之書無不讀一經曰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為哀

冊詞情懷惋當出編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只質
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寫宣它讓集
亦多矣終入當博士子鐸錄自有傳起子龜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貴氣常以光福
第賓客多更任求廷里林不窮位構半隱亭以自
適侍父至河中廬中脩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
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
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為右補闕再
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璵觀示宣歙表為副罷
樂死陵山水故從之入為祠部郎中史館備撰成

通中知制誥鐸為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
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為亂龜捕
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武臨州有惠政
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堯力學有文
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蔭為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
御史少節檢巧于官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
融劾之出為江陵少尹大中中為晉州刺史飾郵
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赦民流徙他州不納獨式
坐郵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

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
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率
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木
暨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瑯繚柵外
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
開諭一夕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為寇也忠武成
卒服短衫襖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
也初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諱曰黃頭軍將
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合謀請都護北歸我當
抗黃頭軍式徐被甲引家僮棄城責讓矢擡又發

發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歲貢式
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
入獻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
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
宗問方略對曰弟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官
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倡狂
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
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
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
東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

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波監牧馬
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向道擒甫斬之加檢校右
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瑛
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
足畏若澤瑛乃臣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咸通三
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
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
詔降武寧為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
延齡韋渠牟等尚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

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鏐以
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斬勞一功焉
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一季皇甫王列傳 第九十二

韋正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唐書二百六十八

調學士兼翰林學士龍圖學士朝請奔尚書吏部待

郎中兼翰林學士宋祁奉 敕撰

業執誼亦其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與等
授右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
於德宗使撰詩歌為和德初稱旨與裴延齡韋渠
牟等寵相將出入備節閤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
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
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
才也執誼是與叔文交者叔文與韓愈終畏為事部

郎中數召至禁中預聞機事一以上書召見所善
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蔡謩常仲儒呂洞往賀之
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鈞黨事執誼即白
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遇食飲
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
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
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搢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
誼既為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
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
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

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伾分北支黨貶執誼為崖州
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婚故最後貶執誼
已失所執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
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
南州縣既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
左右撤去又為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
觀之豈州圖也以為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絳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
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待讀因論政及宮市
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

獨憮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散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諸附之若辛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愈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文准程子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祕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

僧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惟中可其奏王任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任任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任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在親喪溫使此者惟質素諫進雖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為伊周管葛復出惘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曰用杜佑通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官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張曰吾當

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絲入禁中臣復力請乃聽三
五日一不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者不事所職日
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
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兼為司馬副之於是
諸將殺書中尉告且去官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
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使母以兵屬人希朝奉到
奉天諸將不至乃選叔文母死臣不發置酒翰林
患言文珍等皆在東金以餉因楊言曰天子適射
苑苑中跨鞍共飛取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
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

悉心戮力難易之所避報天子異志爾今一去此
則百謗至孰為吾助者又言幸士譏毀短我我將
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為章皇求三川吾
生平不識關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邪掃木場將
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
陳頌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為已勞文珍隨語詰
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
何為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
斬執誼與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為太子羣
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

欽欽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馬參軍明年誅

死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
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詔任本闈章兒達陋楚
語無心大志帝蒙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為
帝所禮至出處又不交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
林而伾至翰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
沸羹而伾尤通天下歸謝日月不闕為巨賈裁數
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文既居喪伾日請
中入及純佑起叔文為宰相且撻北軍不許又請

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
三表皆不報而伾行且卧至夜大呼曰吾疾作與
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子文舉嘗言伾以前死
免畢者浣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兼饒州司馬
終永州刺史諫敬言敏嘗覽漆著歲簿悉能言其尺
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
馬終循州刺史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
連州司馬死于貶泰字安平有筆畫任叔文所尚
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兼
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為名儒世居吳明
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心游
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
歷信台二州刺史質善書執誼方執誼所叙文
竊感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親侍讀
質本名溥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
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語伺間有所言太子
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也質惶
懼出執誼未改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為臨問如
禮平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其謚曰

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擢進士第
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
監察御史素善書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
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
位朝廷大議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
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
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為柳宗元所
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管羣劾禹
錫挾邪亂政羣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

斥為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惡重輕人不敢
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
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
其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裝回其聲儂儂禹
錫謂巫原居沅湘間作九哥使楚人以迎送神乃
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
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溧澤用之
會程昇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
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

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諫
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
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
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七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
遐陬一失意不能堪別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
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岐心失
怨陰責責最大雖它美莫時邪彼感誠推近而憾不
釋久之乃還空相欲仕西岑而高無物作玄都觀
看花君子詩語然高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
詔下御史中丞裴慶為言播州遠猿狖所宅禹湯

母八十餘不能生當與其子共歎恐傷陛下孝治
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當盡孝事不貽親憂若禹
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致也帝改容曰朕所言
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一渾州又徙夔州刺
史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
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養材不揚非天不生
材也是不耕而歎無粟之世餘可乎貞觀時學舍
千二百區生徒二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
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資以給
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類官非及

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
應古甚非孔子之意漢初羣臣起屬販故孝惠高
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草立成遂議罷之夫
子孫尚不敢違禮變其祖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
違之傳曰然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
薦饗孰若行其教令致願廢而以非禮之祀媚之
儒者所宜疾也漢代無有也學武德初詔國學
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
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孔子廟實其地如立社
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率薦酒脯時王孫林甫

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敦欲從以明衣姓年
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舉四書歲釋其費十六
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萬高適資其三獻官師衣
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
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元時措其資半畀所
隸州使增學校學半歸大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
學室具器用豐寡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
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自觀之風樂然可復
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爲工部郎中復作游
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

霞人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子唯荒蕪麥動搖春
風更以爲權近兩省益著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
裴君直學士度能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
服從汝同一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
廢偏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一處身所合乃以文
章自適素善詩悅鄭尤精與白居易爲酬復頗多君
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文言其詩在處應有
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平年七十二
贈工部尚書始疾病自爲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

騰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為比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陝不可依乃蒞蘇水鳴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六升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採訪使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為丞相杜佑為度支鹽鐵使翊日白為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倫河東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皆子厚嘗曰久過言其能而文實上言治道能以口辯終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文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官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辯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未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貶夔州司馬遷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

二人者竒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
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
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
其埋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
惻雅善蕭然詒書三情曰僕嚮者進當艱既不安
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
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
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
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
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

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
甚薄不塞衆人之怨謗語轉侈贊嘉嗷嗷漸成怪
人飾智求仕者更譽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為新奇
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
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
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天都不過數十寒
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越益
為罪居縶獄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為常
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手足顫索
矍然注視林楊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

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啾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
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
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然駭之出門見適州
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
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出非笑哉讀
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
余雖家置一塚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疇
默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
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囚五子者淪胥如此豈
其命欤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

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取未能盡忘
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耕
枘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
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
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田朝夕誦誥使成文章庶木
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為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
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
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為志
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以

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艱兀事既壅隔復忤
貴近狂踈縶及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
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
俟除棄廢疇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
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
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之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
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以知恥日
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
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
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

熱榮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壬人女子無與
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
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
然歎歎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
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
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
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
成大矣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
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
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

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
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
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
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
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
破為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盟漱
動逾歲時一搔皮膚虜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
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搗婦
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

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孺禮之今已無古
人之實為而有詐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
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其誠知
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
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
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
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
生斥逐復身口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
舒劉向卜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偉博辯奇壯
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枉法泐認下才末伎又嬰刑

病雖欲慷慨接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醜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志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採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祭域退託先人之廬以壽餘齒姑遂少壯益輕廢腐就婚娶求

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其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又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自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治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覡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其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闕闕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

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使聖
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數萬代臣不
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變夷不聞于時獨不
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
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洞而
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紱鬪怒振動專肆為淫威
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摠摠而生林林而羣雪霜
風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樂空穴挽草木取
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
殺合偶而居六爻焉而爭勝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

者齧爪剛者決羣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
野塗血然後疆有力者出而治之徃徃為曹於險
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
者奪於是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
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
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
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
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網
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故仲丘叙書
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

祇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
有道曾孫稽揆典越員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
奠永祀後之袂淫賢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
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皆詭
譎闕誕其可羞也豈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
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痕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為符
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
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威縱踴俾東之
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
承效卒奮驚鴻甘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

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尤亂鈞裂
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為也
積大亂也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瓊以為鑪
嬰以毒燎燭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踏莫
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
清氛疏為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
成相彌以寧琢斲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
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連于夷途焚圻抵擗
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
用祇于元德徒奮視

彌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

麾下大盜豪據阻命德殄我咸墜厥緒無

刘于虐人乃並受休嘉云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莫厥賦積穢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歛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孳愷悌祗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謂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乎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康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丁

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維亡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襄曾以麟弱白雉亡漢書星死奉燕在其以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濟深鴻老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謀哉乃黜木祥之表究貞符之真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勅人皇之佳自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煖一靈瀾灑以濟勃厥凶德乃感乃

夷鼓具休風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
而藏厚矣樓閣刑誅以清我宗孽傷於我子孫百
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忠孝父易惠于
已拱之戴之神其靈宜壽萬物于雅承天之嘏天之
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易依宜仁之歸漢金于北祝
東寺南帳真西東德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
況上之壽由地成又曷徒祝之心誠萬之神協人
同道以告之仰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
永之仁宜以崇焉不爾思有號于天會曰嗚呼
咨爾皇帝聖世靈昭厥符崇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

各作賦自傲曰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
求處卑污以閱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
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為考可兮追發步而
遐游繫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
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駭詭
而懷松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
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始
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
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
黑清濁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訂謨以植內兮

炊余志之有獲拜明信乎策書方謂耿然而不惑
愚者果於自用方惟懼天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
圖方專茲道以為服諛如構而不戒方猶斷斷於
所執哀吾黨之不淑方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
多詐方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方悼乖期
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方衆吁然而互嚇進與退
吾無歸方甘脂潤方鼎鑊幸白叢之明宥方累郡
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宥厚方宜夫重仍乎禍譴既
明懼夫天討方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責
駭方類麤之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方沂湘流之

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
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
則沒為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
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
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
皆有法世號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
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
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
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
補鄭尉精吏治為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為鹽鐵
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
昇心計可任請牧漕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為揚子
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稅使昇起瘵瘵能厲已竭
節悉矯革在利舊弊入遷累銜尉御鹽鐵轉運副
使方討蔡昇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
贏貢故昇所至不剝下不加歛經用以饒遂兼御
史大夫為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昇以錢穀奮而至宰相

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即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
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
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貯世重其廉
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六弓春
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禮節從之微幸一時貪
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
增一價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藝不
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李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馬